

华中科技大学文科学术丛书

巴赫金哲学美学 和文学思想研究

梅 兰 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华中科技大学
文科学术丛书

B512. 59/12

2005

巴赫金哲学美学 和文学思想研究

—— 梅 兰 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赫金哲学美学和文学思想研究/梅 兰 著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5年5月
ISBN 7-5609-3316-5

I. 巴…
II. 梅…
III. 文学思想-研究
IV. C09

巴赫金哲学美学和文学思想研究

梅 兰 著

责任编辑:徐汉明

封面设计:潘 群

责任校对:朱 霞

责任监印:张正林

出版发行: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武昌喻家山 邮编:430074 电话:(027)87557437

录 排:华大图文设计室

印 刷: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5 插页:2 字数:194 000

版次:2005年5月第1版 印次:2005年5月第1次印刷 定价:15.80元

ISBN 7-5609-3316-5/C · 79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华中科技大学文科学术丛书编委会

主 编 刘献君

副主编 欧阳康

编 委 张 峰 张曙光 张应强 张建华
张金隆 吴廷俊 罗玉中 罗家祥
徐晓林 徐长生 尉迟治平 雷 洪
樊葳葳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目前国内首部全面系统地探讨巴赫金哲学美学和文学思想的学术理论专著。本书通过对巴赫金哲学、美学、文论的重要范畴的深入分析,说明巴赫金的哲学美学思想及其文学批判理论是一个以其早期哲学美学思想中的参与性精神为核心的理论整体。

本书试图从巴赫金理论的思想原点出发,从整体上来理解和阐释巴赫金的哲学美学思想和文学理论,揭示巴赫金的参与性哲学美学思想和他的文学批评理论,如复调、杂语、小说、时空体、话语体裁、狂欢化体裁等之间的深刻联系。本书认为,巴赫金文学研究是一种哲学视野中的文学研究。巴赫金的文学研究总是回到人类活动的整体上来寻找文学发展的真正的事件性本质,并竭力将这种事件性本质与对象性的、物化的特点区别开来。

总序

把文科建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刻 献 君

我们华中理工大学创办文科已经 20 年了，回顾 20 年的历史，可以得出两点结论。

一是理工科大学可以办好文科。20 年来，我们从无到有，引进和培养了一批教师，建立了多种学科、专业，开展了多项学术研究。现在，已经拥有 2 个博士点，14 个硕士点，11 个本科专业，其中部分学科建设已经走在国内前列。我们培养了一批教授，其中有几位在国内学术界已经产生了较大影响。我们培养了大批学生，他们在全国各地努力工作，不断受到好评。

二是在理工科大学办文科十分艰难，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难，主要难在要克服传统的习惯，改变传统的工作方式，创建适合文科发展的氛围。以工科为主的学校，从上到下，对文科的重要性往往认识不足，因而不容易引起足够的重视。一套工作方式都是适合工科的，往往用对工科的要求来规范文科。可喜的是，经过 20 年的艰苦努力，这些方面都已经有了根本性的转变。

面向未来，我们应对文科的发展充满信心。把文科建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首先要从战略的高度来进一步规划文科的发展。

要本着“均衡发展，重点突破”的方针，在现有格局的基础上，确定三至四个学科作为重点，集中人力、财力，使这些学科获得优先发展。同时，其他学科也应制定切实可行的学科建设规划，努力办出特色。

把文科建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引进、培养、壮大教师队伍，提高教师水平则是关键。办文科主要靠人，靠高水平的教师。要采取超常规措施，通过多种方式，把国内知名学者吸引到我校，从事教学和研究。

把文科建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还要大力开展学术研究。首先要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推动文、史、哲等基础学科的建设。基础学科的加强，是其他学科发展的重要前提。同时，要面向社会，大力开展应用研究，组织起来，承担重大课题，从而通过我们的研究，为政府和社会有关方面决策提供依据，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要端正学风，切忌急功近利，要有十年磨一剑的精神，通过长期的努力，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为了提高学术水平，推进文科建设，在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1995 年开始，出版了“华中理工大学文学院学术丛书”，多部学术水平较高的专著得以问世。现在，由于院、系调整，文科学院（系）目前包括人文学院、经济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社会学系、外语系、高教所等，因此学校决定出版“华中理工大学文科学术丛书”。这是加强整个文科建设的一个有力举措。

现在，丛书中的几本专著即将面世，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今后，一定会有更多更好的文科学术专著源源不断地出版，并将有力地推动文科建设上一个新的台阶。

2005 年 3 月 31 日

序

王先需

几年前，当梅兰考虑她的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有意选择巴赫金作为论述对象的时候，我有些为她担心。国内关于巴赫金的著作和论文已经很多，以巴赫金作为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题目的也为数不少，再要说出很有新意的话，能够构成一篇十万字以上的论文，实非易事。当时，我们有七八个人，每周在一起读巴赫金、谈巴赫金，六卷本《巴赫金全集》让我们把学术的兴趣同各自的人生体验连接起来，把对经典文学的思考同对民间文学、大众文学、大众文化的思考连接起来，把对文学历史的回顾同对当前文学的审视连接起来，由此引出许多的话题，大家产生了颇为浓厚的兴趣，放弃这个选题又太可惜。

在这种情况下，梅兰经过自己认真的独立的思索，决定要从整体上来理解和阐释巴赫金。这是一个有创意的决定，也是一个很大胆的决定。巴赫金早年受到良好的教育，熟悉俄国的和西欧的人文传统、文化经典，一生经历坎坷，境遇屡变，远离漩流中心，得以覃思精研若干领域的问题。对所有这些领域，对巴赫金广泛的思想背景，即使只是作一番大略的扫描，也是很繁难的任务，何

况研究不可能止步于泛泛的扫描。梅兰没有畏葸不前，定下这一意旨，她大约又花了一年里的大多数时间，搜集和细读中英文材料，特别是英文材料，为她的思考寻找实在的依据。除了在材料方面下了“笨功夫”之外，适应研究对象，她以更大的努力，增强自己的思辨力。论文写作过程，是艰难的跋涉，也是愉快的提升。据我从旁观察，她在这个阶段的进步，远胜于学位课程学习阶段——当然，课程学习为她的写作打下了不可缺少的基础。

本书认为：巴赫金的哲学美学思想及其文学批评理论是一个以其早期思想中的参与性精神为核心的理论整体。书中对此虽然做了绝非粗略的论证，这个说法也还是需要进一步检验，读者自可提出各种质疑，我这里不能从正面或者反面提出多少有价值的意见。我想要说的是，本书作者在论说巴赫金的同时，也是展现她本人的学术理念。本书说到，巴赫金以陀思妥耶夫斯基为范例提出的复调理论，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实际存在显而易见的抵牾，巴赫金言之凿凿的作者和主人公之间的平等的对话关系，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创作时的强烈的思想意图南辕北辙。那么，复调理论是否因此就失去存在的根基呢？当然不是。巴赫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和在他以前的相关评论，作了十分细致的研究，而后从自己的思想出发，引出复调理论，这种理论闪耀着天才创造的光辉。现在我们面前这本书的作者，对巴

赫金的著作和此前学界相关研究成果，作了主客观条件容许的尽可能详尽的研读，而后提出“整体理解和阐释”的见解，我觉得这个见解，这种认识角度，值得认真对待。

整体理解和阐释巴赫金，不是无来由的追新逐异，而是有现实针对性。十多年来，巴赫金的名字在理论研究、文学评论中密集出现，本书形容为“狂欢式滥用”的现象，或“产业化过程”，各种学派、主义尽管彼此相异、相斥，却没有妨碍他们都把巴赫金引为同调。巴赫金的语汇：对话性、广场空间、复调、杂语、时空体、狂欢化……几乎被当作万应的词语在使用。在这样的语境下，本书作者向我们提问：在其纷繁复杂的理论创见中，有没有巴赫金作为一个思想家留下的内在的沉思的线索？她的回答是：有，巴赫金文学思想与她的哲学美学思想紧紧结合在一起，巴赫金文学研究是一种哲学视野中的文学研究，巴赫金文学研究总的特点是，总是回到人类活动的整体上来寻找文学发展的真正的事件性本质。我以为，探寻巴赫金思想的整体性，体现出对学术理性的尊重和追求。不仅对巴赫金的研究需要这样，对引进、移植、吸收、汲取的其他重要学说，也不应该零敲碎打、各取所需，而应该努力整体地理解。在这个意义上，梅兰的学术态度和学术作风是值得肯定的。

真正要整体理解、整体阐释，比之于见木失林、立竿见影的应用要困难得多，本书的观点如若引起商榷、论

争,那是十分正常的。此次出版,作者已经在学位论文基础上作了不少改进,例如,补充论述了康德、新康德主义与巴赫金的关系,“小说研究”一节更有大幅度补充;当然,继续改进的空间还很大。无论如何,本书是作者在丰富材料基础上做的认真思考的有创见成果,我以十分喜悦的心情,祝贺它的出版。

2004年11月25日于武昌桂子山

目 录

绪论	(1)
第一节 巴赫金研究的整体性问题.....	(4)
第二节 巴赫金研究在俄国和西方	(12)
第三节 我国巴赫金研究	(25)
第一章 巴赫金早期哲学思想	(31)
第一节 早期哲学美学导论	(31)
一、巴赫金早期哲学美学思想与他的其他理论的关系	(34)
二、巴赫金后期哲学思想与早期哲学美学思想的关系	(39)
第二节 巴赫金的哲学思想:行为危机和参与性精神	(44)
一、巴赫金哲学思想缘起.....	(46)
二、巴赫金的行为哲学.....	(54)

第二章 参与性美学文论范畴的建构	(74)
第一节 巴赫金诗学的核心:参与性范畴	(74)
一、巴赫金文学研究的哲学基础	(74)
二、巴赫金诗学研究的参与性范畴特点	(79)
第二节 巴赫金美学研究的起点	(90)
一、作者对主人公的建构和道德哲学	(92)
二、外位性	(96)
三、空间、时间、形式等参与性范畴	(98)
四、巴赫金与形式主义	(101)
第三章 复调理论	(107)
第一节 “作者与主人公”的关系和审美积极性	(113)
一、“作者与主人公”的关系	(114)
二、作者的审美积极性与复调理论	(122)
第二节 主人公、思想和语言	(131)
一、自我意识和思想的互相支撑构成了主人公的 人物形象	(133)
二、从“共在”到狂欢化体裁:思想的对话性	(137)
三、超语言学角度:主人公、思想与语言的对话性的 融合	(140)
第四章 小说、体裁理论	(147)
第一节 小说语言研究:杂语	(148)
一、杂语	(151)
二、说话人	(162)
三、小说性	(167)

第二节 小说时空与人的形象研究:时空体	(169)
一、进入意义之门的时空结构	(170)
二、时空体与人的形象	(175)
第三节 体裁研究	(181)
一、早期体裁研究	(184)
二、话语体裁论	(187)
第五章 狂欢化理论	(196)
第一节 狂欢化世界观、体裁、时空体和语言	(200)
一、狂欢化理论的世界观意义	(200)
二、狂欢化体裁和狂欢式世界感受	(204)
三、狂欢化的时空体	(209)
四、狂欢化的语言	(212)
第二节 人的外在化形象和怪诞现实主义	(215)
一、肉体和精神的分裂与他人范畴	(216)
二、怪诞现实主义与物质-肉体形象	(222)
结语	(231)
参考文献	(235)
附录 巴赫金原著及中英文译本	(252)
后记	(257)

绪 论

俄国著名的思想家、文艺理论家米哈伊尔·巴赫金的学术成就的影响力,已经波及到了当代西方人文学科的绝大部分领域,而巴赫金这个名字本身,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言,现已介于经典和陈词滥调之间。巴赫金研究其实也正在经历着同样的尴尬:经典化和狂欢式“滥用”的双重语境使巴赫金研究呈现出令人头痛的巨大张力。在俄罗斯和西方,研究者们或者强调巴赫金理论的独创性,暗示他和宗教的神秘联系;或者从西方经典的人文学科理论出发,将巴赫金的思想和理论包揽进既有的西方人文思想和思潮中加以横向连缀比较,如康德和新康德主义(柯亨、卡西尔)、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卢卡奇、本雅明、葛兰西)、现象学(胡塞尔)、读者反应理论(耀斯、伊瑟尔)、精神分析学(弗洛伊德、拉康)、文化批评(威廉斯)……同时,对巴赫金理论的“滥用”是许多巴赫金研究者抱怨的一种现象。这当然涉及到一个标准问题——当第一次参加巴赫金国际研究会的俄罗斯学者看到满会场游荡的女性主义者时,他们的惊愕可

想而知：“巴赫金和她们有什么关系？！”^①总的来看，除了具体的应用错误，巴赫金理论“产业化”的过程决定了巴赫金研究的多学科视角的叠加冲突已经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在当前巴赫金研究的双重语境下，随着巴赫金生前著述的逐渐问世及在若干国家的广泛传播，一个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和棘手，那就是巴赫金庞杂的理论之间有没有思想上的联系？本文试从以上问题出发对巴赫金理论体系进行一次饶有兴味的探索，并以此问题为基点，从中抽出一个更具体的问题：巴赫金早期哲学思想和他的文论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本文旨在将巴赫金的参与性哲学美学思想和文学批评理论作为一个理论整体来理解和阐释，并揭示出巴赫金的哲学美学思想与文学批评理论（如复调理论、小说研究、狂欢化理论等）之间的深层内在联系。撇开问题本身重要的理论现实意义，本文也是试图超越、回应巴赫金研究的经典化和狂欢式滥用倾向的一次尝试，即从巴赫金学术思想本身寻找巴赫金研究的问题线索，描绘出巴赫金理论的整体面貌。

巴赫金研究中存在着不少问题。比如巴赫金的著作主要是

① 巴赫金对这些看起来毫不沾边的学科领域——毕竟巴赫金就是在惟一一部涉及肉体的著作《论拉伯雷的〈巨人传〉》里；对性别问题看起来也是相当迟钝的——有什么用呢？但是从女性主义者的角度看，女性主义巴赫金研究者(feminist Bakhtinians)的称呼一点也不棘手，韦·布斯(Wayne Booth)在《Freedom of Interpretation: Bakhtin and the Challenge of Feminist Criticism》(Critical Inquiry 9 [1982]: 45~76)里宣布，如果巴赫金活到现在，他肯定会接受女性主义者的批评。想想小说(小说体裁的产生和女性的亲密关系)、我和他人的关系与女性主义对主体问题的思索、复调、对话批评与女性写作的女性语言的联系、狂欢化理论中的肉体的未完成性和女性身体的关系等等，女性主义拿巴赫金说自己的事看来也不是没有一点根据的。

文学理论方面的,但他却拒绝了语文学家的称呼,自认为是思想家^①。再比如巴赫金著述的范围之广,原创性观点之多给所有接触巴赫金思想的人都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即是,这些纷繁复杂的理论创见中,有没有巴赫金作为一个思想家留下的内在的沉思的线索。又如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实际显而易见的抵牾,即巴赫金所言之凿凿的作者和主人公之间的平等的对话关系恰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创作时的强烈的思想意图南辕北辙——当一个作家的最重要的创作特点(思想的深刻性)被抛在一个批评家对它所作的艺术特点的分析之外,并且批评者归纳出了相当有创见和争议性的结论时,我们不得不回过头来审视批评家本人的思想线索,进而认定,他所进行的批评不是仅仅针对某一个作家的作品的,而是能同时表现自己的思想的一种表达方式。又比如狂欢化理论巨大的启示意义和创意,也促使人们不愿意简单的把这归于巴赫金对当时的政治气候的不满,而更倾向于追溯这一创见的思想脉络,扩大它对当前人文学科的意义。事实上,以上的问题都可以归结为一个事实:巴赫金文学批评实践如果被仅仅局限于文学理论批评本身,就会产生理论上的削足适履,出现各种各样的问

① “这个词一般用来指非系统的哲学家,惟有这个称谓适合于具有广阔研究领域的他”([美]凯特琳娜·克拉克,迈克尔·霍奎斯特,米哈伊尔·巴赫金(语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18)。另据说,巴赫金在晚年曾经区分过这样三种思想形态:哲学、智慧和沉思。哲学是人类知识的一个特殊的领域,像数学一样。在巴赫金看来,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是马丁·布伯。智慧是聪明的人的实践所得,比如苏格拉底。而沉思则是思想家的特点,比如舍斯托夫和萨特。而据卡瑞尔·艾默生(Caryl Emerson)考察,“在俄国的说法里,这个词(思想家)指这样一位知识分子:他有着随意的跨学科的学术兴趣以及哲学爱好”(*The First Hundred Years of Mikhail Bakhti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73)